凡人故事

我的爷爷

□ 宁妍妍

奶奶在世的时候，爷爷是个不太讨人喜欢的老头儿。因为，他总是刁难奶奶。

奶奶嫁给爷爷73年，伺候爷爷73年。73年来，爷爷对奶奶说话像下命令，不容奶奶反驳。奶奶年轻时，中午12点多下地回来，爷爷说一句："包点儿扁食吃。"奶奶就会不顾疲惫慌忙去包。否则，爷爷就会发脾气。

不仅如此，爷爷的口味也很难伺候。奶奶每次把饭端给他，爷爷尝一口就会挑毛病，不是咸了，就是淡了，不是太软，就是太硬，不是盛的多吃不了，就是嫌盛的少不够吃……反正，只要是奶奶给的，哪怕是个鸡蛋，爷爷也能挑出一堆骨头来。奶奶习惯了，也不吭声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爷爷和奶奶就没在同一张床上睡过。之前在老家时，他们住在大屋里，屋南一张床，屋北一张床。后来，来到城里居住，成了一人一个房间。我从没见过他们之间有任何亲密的举动。连拉手都没有，真的。有回，奶奶坐在小区大门口和几个老太太说话，爷爷在和几个老头儿唠嗑。到了饭点，爷爷来到奶奶面前喊她回去做饭，奶奶起身时，从凳子上没有站起来，爷爷伸手想拉她，奶奶摆摆手不要，硬是自己按着凳子边站了起来。那年，奶奶89岁，爷爷93岁。

奶奶是91岁那年突然不在的。身体一项硬朗，却因突发脑梗，仅撑了6天。去世的前两天，爷爷去看奶奶。人没到，就扯着嗓子哭开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爷爷为奶奶掉眼泪。到了奶奶床边，爷爷拉着奶奶的手说："拉拉手，拉拉手。"奶奶那会儿也清醒，眼睛睁着，很乖的让爷爷拉着手。这是他们结婚73年来，第一次当众拉手，把在场的我们都看哭了……

奶奶走后，爷爷表现的很是冷静。没有哭也没有闹。还给我们讲一些人都有这一步的话。我们甚是吃惊意外。同时，也略感欣喜。因为，我们怕爷爷想不开，怕出啥事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奶奶走了一周后，爷爷突然放声大哭了。声音之悲恸，面容之憔悴。随后几天，动不动就哭，谁劝都不行。还总是一个人到奶奶的房间里坐坐，坐在奶奶的床上，摸着奶奶的被单，一坐就好久……

自打奶奶走后，爷爷变了，变得温顺听话了很多。他会艰难的走到正在忙碌的父亲身边，小声问："晌午吃啥饭？"父亲说："吃面条吧？爹。"爷爷温顺的说："好。"这是之前少有的温顺，确切的说是奶奶给他做饭时绝对没有的温顺。

爷爷不仅温柔了，口味也变得很好伺候。无论是对父亲，还是姑姑、伯伯、叔叔，都很好说话，之前奶奶在时的难缠也无影无踪。甚至，懂事知好歹的让我们心疼。尽管，他的几个孩子都很好，都很孝顺。

有次饭点儿，父亲给爷爷盛了半碗菜，过了会儿去看时，还是半碗。问为啥不吃？爷爷慌忙咀嚼了几下。一口菜在嘴里含了十分钟也不咽，父亲一尝，有点儿欠火，发硬……

奶奶走后半年，爷爷病了，病得像个小孩子。

不单吃饭要哄，连大小便都需要父亲料理，纸尿裤更是离不开身。父亲打电话说，有天中午，爷爷又闹着不吃饭，怎么哄都不行，说想吃鸡腿。正晌午，大红日头晒着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去乡里给他买，回来时，衣服都被汗湿透了。鸡腿，爷爷只吃了一口，就不吃了。

不光闹人，脑子也糊涂。有几次我回老家，爷爷问父亲我是谁，待知道我是在他身边长大的孙女时，就亲得不得了。

大多的时候，爷爷坐在轮椅上，守在大门口，父亲忙着他的活。爷爷耳聋的厉害，过路的乡亲们没有人和他说话，即使人家喊破天，他也听不见。所以，爷爷的日常就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大门口……我花180元给爷爷买了助听器，可小心眼的他怕丢了，就是不肯戴。我估摸着是戴着不舒服不习惯吧。

前几天回老家，带父亲和爷爷去饭店吃饭。刚吃了两口，爷爷就不吃了。直愣愣的坐在那。问了半天，爷爷嘟囔着说："红绕肉可软，你奶牙不好，叫她吃……"

我急忙扭头，泪水奔涌而出……

爷爷97岁，奶奶已去世两年……

若有所思

人类悲喜相通

——读迟子建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

□ 苗君甫

我的书架上，一直珍藏着一本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。每当我焦虑的时候，我会翻开这本书，让文字的美抚慰浮躁；每当我疲惫的时候，我也会翻开这本书，让书里的故事滋养心灵；每当我迷茫的时候，我还会翻开这本书，让人类的悲喜相通昭示方向。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0年10月第一版）是作家迟子建的一部长篇小说，曾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这部小说描写了大兴安岭地区鄂温克族的生活和经历，通过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，以"我"的口吻，讲述了一群鲜为人知但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所经历的百年沧桑。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共分为四辑，分别是《清晨》《正午》《黄昏》和《半个月亮》。

全书以精妙灵动的语言，把远离我们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民族的生活，像电影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，栩栩如生；也以古老苍凉的笔调，重新唤醒了我们对自然、对生命、对森林、对流水、对落叶、对日月、对清风的热爱，一往情深；更以90岁耳聪目明的老人的经历，诗意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活从来不缺少美。郁闷了，就去风中站上一刻，风会吹散心底的愁云；心烦了，就到河畔去听流水的声音，流水会带来安宁的心境。

整部小说妙语连珠、文字灵动，又给人以无限的启示。

关于追逐爱而不得，90岁的老人家说："你去追跑了的东西，就跟用手抓月光一样的，你以为用手抓住了，可仔细一看，手里是空的。"

关于道路的抉择，90岁的老人家说："没有路的时候，我们会迷路；路多了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迷路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。"

关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，90岁的老人家说："我不愿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，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，我的眼睛会瞎的；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，我一定会耳聋的；我的腿脚习惯了坑洼的山路，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路上，它们一定会疲软……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，我要在山里，把它还给神灵。"

书中虽然写的是遥远而又陌生的民族所经历的百年沧桑，但又何尝不是我们凡俗但却坚韧的生活？不同的是，他们在严寒、猛兽、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，在日寇的铁蹄、特殊年代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，而我们，在职场规划、生活挑战、生活压力的考验中过五关，在焦虑横行、心浮气躁、注意力被严重分散的纷扰中斩六将，我们有着同样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，我们有着同样的对坚韧的诠释和解读。

书中虽然写的是大兴安岭上的游猎生活，但又何尝不是我们向往而又热爱的梦中桃源：围着篝火吃肉、喝酒、跳舞的人；透过希楞柱顶部孔隙看到的漫天星光；宽阔平静、奔涌着的河流；河边静静喝水的鹿和轻悄悄飞起的不知名的鸟；月光下穿着精致的衣服起舞的萨满；深秋时节遍地的红叶和深冬时节皑皑的白雪……在文字中，平心静气地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在心里给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梦中桃源，安放日子、滋养心灵。

人类的悲喜相通，我们和自然休戚相关，敬畏自然、热爱自然、保护自然，我们就能享受到自然更多的诗意回馈；文字的美好永存，我们和文字朝夕相伴，阅读文字、品味文字、尊重文字，我们就能用文字传播更多的真善美，摈弃更多的假恶丑；美的启示无处不在，我们行走在美丽尘世间，重新唤醒对生活的热爱、享受和感受放松与喜悦，无比细小的东西，也可以让我们淡然欢喜、烟火有味。

冬之印象

记忆深处

当年我叫"一风吹"

□ 怡然含笑

童年的我，特别瘦。

每次刮大风，姥姥都急慌慌地拧着小脚，四下里寻我喊我，把我从孩子堆里扒出来，拽回家，关上大门。

我怀疑姥姥是怕我被大风吹跑，因为，我和邻居家的小爱都有一个绰号，叫"一风吹"。

姥姥关上大门，插上门闩，风在门外"啪啪啪"地拍门，"咚咚咚"地踢门槛，还在地上撒泼打滚，最后没了动静，大约是被气死了，姥姥这才放我出门。

就这样，在姥姥的护佑下，我没有被风吹跑，得以在世上站住脚跟。

有时，我也因自己骨瘦如柴而觉得丢人。倘若我能像九婆的外孙女胖妞那样，脸蛋圆圆的，哈哈笑的时候，两腮滚着小酒窝，那该多好啊。

风吹来的时候，胖妞仰着脸，叉着腰，不躲不闪，风扑上来可能还以为是棵树呢，只好给胖妞让路，绕个弯儿去别处吹了。有时候，胖妞故意顶着风一边跑一边叫，把欺瘦怕胖的风撞得稀里哗啦……

我和小爱躲在门后，扒着门缝看呆了。我们多想成为胖妞啊。

为此，我盯上了弟弟的药。那药叫"胖得生"。

小小的药袋上，有一个扳着脚丫子笑眯了眼的胖娃娃。我心想，喝了这药，保准自己会从一只干巴巴的蚂蚱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九婆家的胖妞。到了那时，不仅不怕大风，就连龙卷风也不怕……

这么好的"胖得生"，弟弟怎么还哭闹着不肯喝呢，每一次，母亲都把他按在怀里，捏住鼻子，让姥姥拿小勺子灌。弟弟先是把药水存在咽喉处，发出"噜噜噜"的声音，到最后实在没了退路，才不得已咽下去。

有时，弟弟会被药水呛住，吓得姥姥和母亲急忙停下来，折起弟弟的身子，拍弟弟的背。等弟弟咳一阵子，呼吸顺畅了，接着喂……

弟弟不喝，我正好替他喝了。叫上小爱，我俩躲在五婆家旁边的磨坊里，你一包我一包，混着凉水喝了下去……刚喝完就捏捏对方的脸，看看胖了一点没有。

晚上，母亲给弟弟喂药，咦，药怎么不见了？母亲问了小姨，问了姥姥，还问了姥爷。我缩在被窝里一声不吭。

这么些年过去，我长高了，长大了，又长老了。"一风吹"的绰号，早已掉落在童年的枝梢。小爱也在一场秋日的风中，被吹得没了踪影。

而今，我在风中走着，有时被推搡得东倒一下西歪一下，却仍旧向着前方。没有了姥姥，母亲在我身边也一日老一日，我晓得，大风起处，不会再有人急慌慌地向我跑来，边喊边拽，把我掖藏起来了。

我只有自己迎风前行。

思绪悠悠

云 鹏 叔

□ 王元凯

偃师的东北部，是邙山的龙头部位，厚重山化。在商汤墓冢的西边二里地，有一大户人家，传说是明末清初商号王大聚。王家庄园与巩义康百万庄园的布局不一样，康百万家是上坡，而王家是下沟，寨门悬有紫气东来匾额，沟上有桥，曰：王家桥，桥边有棵百年老槐树，大人们说上边住有神仙，在几年前老宅还田时，没人敢动这棵神树。

大坡下面，有一排四合院，四个高门楼一字排开，我家是王家长门，云鹏叔住我家隔壁。

1970年，我上育红班，云鹏叔是我们村学校的老师，不知为什们，他对我特别好，我曾经骑过他的脖子去上学。

当时，他二十岁的样子，一副文弱书生模样。手巧，会拉二胡、写毛笔字、画画。

一到春节，他是王家桥最忙的一个人，全队的对子都由他写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写的是隶书，不了草，很耐看。

我哥结婚时，堂屋的风门油漆一新，他在上面画上了喜鹊登枝，松鹤延年。

云鹏叔的身份是民师，麦收秋收都得回家干活，云鹏婶身强体壮，是个棒劳力，瞧不上云鹏叔，在家很霸道。说也很奇怪，这弯刀对住瓢切菜，竟成了一家，一胖一瘦、一阴一阳，符合天理。

1982年，改革开放，家家分了责任田，云鹏叔也有了一双儿女，家里开销越来越大，我们关窑村都从沟里往上搬迁，有的已在窑顶平地上盖起了三间平房。

云鹏婶好强的个性表现出来了，对云鹏叔当民师很不满，工资低，不挣钱，盖不成房子。

云鹏叔经不住埋怨，便辞了民师，买了拖拉机，各村赶会做点小生意，我从山化高中回家见到他，他已经变得有点窝囊了。心想，云鹏叔能做生意吗？

2000年，民办教师全部转正，民办教师从此告别了农民，成为了公办教师，响当当吃上了财政饭，抱上了铁饭碗，一个月可以开上2000左右的工资，而云鹏叔却没有能享受到这好政策，任由命运摆弄，风里来雨里去过着苦寒的日子，卖过衣服、卖过菜……

2015年，云鹏叔的堂弟王五的孩子，高中毕业，学习不好，让我帮他出主意，看看让孩子上什么学校，正好我的朋友正在帮北京八维学校招生，大部分是热门的软件、网络、大数据专业，两年毕业，工资可拿每月一万多元。北京八维招生部就设在教育局对面。

那一天，我正在北京八维招生部咨询，偃高英语老师王增范正在眉飞色舞地给我讲 ，谁谁家的孩子八维毕业后，在北京某公司一个月挣一万、两万的都有。

我们聊的正起劲的时候，云鹏叔进来了。看到他我的心咯噔一下，云鹏叔怎么变成这样了！只见他面目呆滞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他说：要杯水喝。

当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，心里很难受，泪珠在眼眶里打转。

我要送他，他不让。只见路旁有辆三轮车，车上有他卖的菜 ，可能是到十里外的老家卖吧。

我真想掏五百元给他，无奈身上现金太少，也没有他的联系电话。

增范哥在催我，别管他了，我们继续聊。

但我再也无心说上学的事了，匆匆离开了招生部。

过了几年，回老家。问我哥：云鹏叔现在过得咋样？哥说：闺女出门了，孩子也娶了媳妇，就是一家人不待见他，让他自己一个人过，云鹏婶也不给他做饭，还抢他的鸡蛋。

听了哥的讲述，我陷入了沉默。

云鹏叔——我的老师，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崩塌了……

学生作文

就这样被打动

□ 邢凯瑞

突如其来的封控，让人措手不及。已经封控了7天，蔬菜米面什么的，早已告罄，唉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

今天是星期六——我们初三党每周唯一的休息日，唯一可以睡懒觉的日子。可大清早的，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就刺破了黎明。手机在桌子上不断尖叫着，震动着，忍！再忍！忍无可忍！"喂？"我抓起电话，烦躁地问。电话那头，是父亲激动又兴奋的声音："我给家里买了些菜，你快下来取吧。"

封控那天，父亲正在外工作，没赶上回家。考虑到小区"只进不出"，为了生计，父亲就一直在外工作，没有回家。

我极不情愿地起床，带好口罩，匆匆下楼去。刚到楼下，寒气就铺面而来，即使我把自己裹得像个球，也禁不住瑟瑟发抖。远远望去，小区大门外，一个男人在那儿等人。他穿着薄棉衣，蓝色牛仔裤，掂着很多的花花绿绿的袋子——他是不是每一根手指上都挂上袋子了呢？近了，近了，他晃晃手中的大堆袋子，似乎想向我招手，又似举不起来的样子，大声吆喝道："在这呢。"是父亲！他半举的双手冻得通红，和戴的白色口罩一比，显得更加通红，像是烧红的烙铁一般。父亲怎么如此憔悴？简直像个农民工！我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滋味。

我赶紧跑到大门处。父亲靠过来，把大大小小的袋子一个又一个从栅栏缝隙塞进来，我立刻接上。这时，我看到父亲的手，手心、指头肚上都被嵌上了深深的勒痕，手背青筋凸起着还附着一层干皮。递完东西，我问："爸，你这几天还在送货？咋不歇歇？"父亲笑笑："今年形势不好，哪敢歇着？今天你不上课吧？记得把之前的东西复习复习，一定得好好学！"我心头一酸，答了句："嗯。"父亲看看我，最终没多说啥，只一句："我还得去送货，先走了。"我点点头，父亲走了。父亲远去的背影，单薄，瘦弱，甚至有些落魄，我的泪水瞬间涌了出来，来时心中那不满、那寒冷，早已被此刻的感动、愧疚驱散。

回家途中，想起父亲单薄的衣服，我暗暗后悔：怎么没想起来给父亲带件厚棉衣呢？那一刻，父亲远离的背影，深深打动了我，深深烙在我心上——父亲，感谢您对这个家的付出，我也会担起自己的责任，定会学有所成！

就这样被打动

□ 任海楠

漆黑的街道上，冷风呼啸而过。记忆中爷爷你是驼背的，而此刻，眼前却有一座宽厚的大山，为我阻挡寒风……

"不好了，我忘记复印了！"随着我的一声惊呼，爷爷奶奶同时看过来。奶奶放下整理书包的手，焦急道："怎么了这是？明天就开学，又忘什么了？""怎么办，我忘记复印老师要的证件了，很重要！""早给你说了，把东西都收拾好，你看看你！"爷爷凶巴巴的道。奶奶瞪了他一眼，温柔的又看着我问："现在还来得及么？"我看了眼外面漆黑的夜色，又看看表"9:25"，蔫蔫的道"这么晚，肯定不行了……"

正当我想着明天怎么接受老师的审问时，听到了"啪"的一声，声音不大，却足够清晰。爷爷把手中的遥控器放下，依旧是那副凶巴巴的面孔，而说出的话却不然："走，我带你去别小区那儿看看，我记得那边不是有个书店关又很晚吗？""可，可那很远啊……"我犹犹豫豫的。爷爷却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伸手拿起车钥匙推开门走了出去，回头又说道："跟上。"我赶忙拿上棉服跟了上去。刚下楼，即使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可仍不免被寒风吹地打了个哆嗦。

爷爷看了看我，一言不发，坐上车后，伸手把自己座上的垫子拿过来盖到我的腿上，才坐到冰冷的车座上启动三轮车。此刻，我的心好像被羽毛拂过，暖暖的。11月的夜晚已经很冷了，寒风打在脸上，我努力把自己缩在小小的棉服里，嘟囔了句："嘶……好冷！"我抬起头，想问爷爷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，可还没开口就愣住了，眼前的爷爷穿着被洗掉色的棉衣，带着顶地摊买的帽子。记忆中总是驼着背的爷爷，此刻的背却挺得笔直，尽管自己的耳朵已经冻得紫红，却要为我挡下所有寒风。像是听到我的话般，爷爷慢慢把车停在路边，我回过神来，刚要问怎么了，爷爷就已经下车走来，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给我带上，又拢了拢我的衣服，说："马上就到了。"

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彻底被打动了，黑夜的寒风忽然没那么冷了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包裹着我的全身，心里暖暖的，鼻头酸酸的。

就这样被打动

□ 张瑞淇

电影《岁月神偷》里说："在变幻的生命里，岁月，原来是最大的小偷。"

——题记

抬头，我对上妈妈的眼眸。记忆中，她有着一双琥珀色的美丽眼睛，但常年的操劳让她的眼睛周围长满了皱纹。眼睛也变得灰蒙蒙，眼底还有化不开的疲惫……

"淇淇，快起床了，已经6点15了！网课要开始了——"妈妈焦急的跑过来叫我。6点15分，我猛地一激灵，马上就要上课了！"妈妈——"我又急又怒："你为什么不早点叫我？你不知道不到6:20老师就要点名吗？"妈妈正在替我收拾东西，听到抱怨，手上动作一顿。那一刻，我看见她眼睛里在慌乱之后是一片暗淡。

我停止了抱怨！

下课，我闷房里不出去，心里还在生妈妈的气。不知怎的，竟看到窗台的文具盒。那是我闹着妈妈非要买的，40块钱，可是没用多久，我就嫌它款式不够新，不再用了。妈妈，她一个旧皮包用了好多年。她从来没有想着，给自己买件新衣服，买个好看的包包，她把所有的时间、金钱都给了我。我怎么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和她怄气呢？

饭桌上，我主动给妈妈盛饭。但一句"对不起"，却卡在喉咙里，怎么也说不出来。

吃过饭后，我盯着桌上的水果发呆。"想吃苹果了，我给你切一个？"妈妈欢喜地问。我心中更加羞愧，忙说"不用了"逃也似的回去写作业。

"吱吖"一声门被打开，是妈妈。她把一个小碗轻轻放在桌子上，里面是切成一块一块的苹果，上面还插着牙签。她坐在旁边看我吃苹果，手上也不闲着，给我剥石榴，石榴汁染红了她的指甲。我抬头对上她的脸，猛然间发现了几根白发，与黑发夹杂着垂在脸颊上，她便用手背拂过去。因为她瘦，不论是脸还是手，上面的皮肤是松弛的，布满了一道道皱纹。

忙碌的日子里总是有操不完的心，这会让她加速的老去吧！

她笑着把一把石榴籽放到我的手中，眼中有着温柔的光。那一瞬间，我被这双充满慈爱的眼睛打动了，我突然感到鼻尖酸酸的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我轻轻抱住她："妈妈，对不起。"

妈妈，对不起！你的生命，都消耗在了在为我操劳的岁月里，你的光彩都因我的负担而消磨殆尽，我的指责和不负责是你生命之光的最大小偷……妈妈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努力学习，成为你眼中最亮的那束光，永远守护着你的靓丽青春！

（作者均系伊滨区实验中学九年级学生）